

世界著名少儿科幻故事系列丛书

不死国

高帆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世界著名少儿 ◆ 科幻故事系列丛书

不 死 国

高 帆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死国 / 高帆主编.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 4

（世界著名少儿科幻故事系列）

ISBN 978-7-206-08840-7

I. ①不… II. ①高…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7249号

不死国

ISBN 978-7-206-08840-7

定 价 24.80 元

编选及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云 篷	王文瑄	田 苇	孙一祖
孙 淇	孙天纬	吕爱丽	宋丽军
宋丽颖	邱纯义	张 岩	贾立明

内容介绍

这一集 15 篇作品所描绘的都是人类从未见到过的奇异景象。或写地心，或写海底，或写在人造天体上，描写最多的是人们从未到过又极想了解的各种外星球。《伊卡洛斯的夏天》写了一个距离太阳很近，每天只有 4 个小时，中午温度可达华氏 1 000 度的小星球。一个因飞行意外而留在这里的宇航员，黎明前能否逃离这个即将燃烧的世界？《千年雨》写了一个一千年下一次雨的小行星。这里，雨后所有的动物、植物迅速生长、繁殖，而随着雨水很快地干涸，这些生命又很快地死亡。一个太空探险家在绝境中竟赶上了这场雨，意外地看到了这千年一遇的美妙景象。《冰霜与烈火》写了一个白天如烈火炙烤，夜晚则冰天雪地的星球。躲在山洞里的人们，寿命只有 8 天的时间，婴儿出生，几分钟就会长大，几天就会衰老。这里也有人在寻求延续生命的办法，他记起了祖先遗留的飞船……

前言

今天，世界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技术不断飞跃发展的新时期。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作为未来世界的主人，更以非凡的热情关注着时代的发展，关注着灿烂的明天。对于正处在蓬勃、向上最好幻想的少年儿童来讲，科幻小说既能满足他们阅读生动故事的兴趣，极大地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想象力，又能满足他们探索奥秘以及富有英雄主义精神的追求不平凡光辉业绩的心理，从而使他们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中，增长知识，培养科学精神，并进一步激发他们探索科学奥秘的热情，燃起他们变美好的幻想为现实的强烈愿望。因而在阅读中，也必然对科学幻想性作品有一种如饥似渴的需求。为了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世界著名少儿科幻故事”系列丛书。

科幻小说即使从被普遍认为是世界第一篇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算起，至今也已经历了180年的发展历史，积累的作品浩如烟海，尽管以“优秀”、“著名”来加以限定，可选读的作品仍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根据少年儿童的阅读心理、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从灿若繁星的中外科幻名著中选择了120余篇(部)，为方便阅读，大体按题材、内容分编为8册，即《割掉鼻子的大象》、《宇宙飞船历险记》、《外星人来到地球上》、《头颅复活了》、《机器人逃亡了》、《穿越时空的飞行》、《神

秘的魔影》、《不死国》。

每个分册作品的顺序，大致按地区和作品产生的年代排列。先欧洲，以英、法为首，这是因为不仅公认的第一部科幻作品《弗兰肯斯坦》产生在英国，而且被誉为科幻之父的凡尔纳以及其后另一派科幻创始人威尔斯，也分别为法国和英国作家，这样排列自然也就适应了按年代排列的要求。次为美洲，这些以被誉为科学奇才的阿西莫夫为代表的科幻作家们，开辟了世界科幻创作的新的黄金时代。再次为亚洲，中国排在最后。中、外两个部分，中国本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排在最后，既标志了中国在亚洲的归属，也从时间上自然标志了中国现代科幻著名作家、作品的产生晚于欧美。

对所选的作品，二三万字以内的全文编入，而三万字以上的则采取缩写的办法，编入一个保持了原作概貌的故事。这既是因受篇幅的限制而采取的措施，也是针对少儿读者这一特定对象的欣赏习惯而确定的一个原则：向他们介绍一个有趣的科学幻想故事，只突出其故事本身的魅力，并不强调原作作为小说的风采。毫无疑问，译者的劳动为我们的缩写提供了方便条件，我们充分尊重翻译家们的劳动，并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但还要说明的是，有些篇参照了不同的译本，有些对原译文字进行了较大改动，为了本书格式的统一，缩写稿的原译者就一律未予注明，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歉意！

为了编好这套书，着手之初，我们已与部分作者、译者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有的作家还热情地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十分宝贵的建议，我们在这里深表感谢。但是也有一些作者、译者，我们至今尚未联系上，或因地址不详，或因出国、退休，信件无法送到，我们深感遗憾。相信这套书的出版，会使我们之间得以沟通，并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期待着给我们来信！

高 帆

目录

contents

地心游记	〔法国〕凡尔纳 ◇ 001
海底两万里	〔法国〕凡尔纳 ◇ 017
与“拉玛”相会	〔英国〕阿瑟·克拉克 ◇ 043
伊卡洛斯的夏天	〔英国〕阿瑟·克拉克 ◇ 057
千年雨	〔英国〕朱莉亚·伯莱 ◇ 069
后花园里的假山	〔丹麦〕尼尔逊 ◇ 082
戈勃林禁区	〔美国〕西马克 ◇ 093
海底城	〔美国〕杰克·威廉逊 弗莱德里克·波尔 ◇ 101
冰霜与烈火	〔美国〕雷·布拉德伯雷 ◇ 115
魔村	〔美国〕艾·沃格特 ◇ 133

目录

contents

黑暗	〔巴西〕安德列·卡尔芮伊罗	◇ 148
另一个世界	〔日本〕丰田有恒	◇ 166
地球的镜像	〔中国〕郑文光	◇ 171
不死国	〔中国〕张劲松	◇ 182
窗外	〔中国〕吴岩	◇ 187

地心游记

〔法国〕凡尔纳

一个星期天，1863年5月24日，我的叔父黎登布洛克教授急匆匆地跑回到他的小住宅。他把大帽子往桌上一丢，大声喊道：

“阿克赛，跟我来！”

我的叔父是个真正的学者，虽然脾气很暴烈。他对任何事都不能等待一下，永远急得要命。对于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只有服从命令。于是我就赶快跑到他书房里去了。

当我走进那摆满矿石标本的博物馆似的书房时，叔父正拿着一本书，带着非常欣喜的表情在研究它。“这是斯诺尔·图勒森的笔记，他是12世纪的著名冰岛作家。这是统治冰岛的挪威族诸王的编年史，而且是冰岛文的原本，是用卢尼文写成的。据说这种文字是古代天神奥丁创造的呢！这是天神脑子里创造出来的字体！”

正当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时，从书里掉出来一张染污的羊皮纸，落到地上。我的叔父立即捡起了它。这纸长五英寸，宽三英寸，上面横行排列着一些看不懂并且像咒语似的字体。

“这是卢尼文，可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个精通各国语言的叔父竟然也遇到了困难。

叔父又开始仔细地研究那本书，在第二页的背面，他发现了一些好像是一块墨水痕迹的污点。借助显微镜，叔父终于认出了那些记号：“阿恩·萨克奴姗！”他用胜利的口气喊道：“这是16世纪的一位学者，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他是个冰岛名人！那么，他会不会把某个重大发明藏在这不可理解的密码里呢？”

教授的想像力被这个假设激发起来了，他又将注意力转向那张纸。遗憾的是，尽管教授采取了各种方式组合那些字母，但终究什么也没发现。

一气之下，教授像一颗子弹似的冲出房门。

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无意中又拿起那张纸，“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重复地说着。眼前这132个字母把我闹得头晕脑涨。我陷入一种梦幻状态，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空气。

我机械地拿起这张纸来扇风，这张纸的正面和反面都在我眼前出现。在这急促的动作中，当纸的反面转到我面前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地看到了一些完全可以辨认的字，我发现了密码的规律了。要念懂这个文件，只需要从后往前念！

可是当我念完全文，结果却是那么令人恐怖。我决定这决不能让我的叔父知道。像他那样固执的地质学家，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去做同样的旅行，一定要去试一下的。正当我要把这一切都投入炉火中，毁掉这危险的秘密时，叔父回来了。

叔父又坐在他的椅子上，开始演算各种类似代数习题的公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竟然让我们饿了这么久。我饿得非常难过，我想还是把读文件的钥匙告诉他，也许是我把这张纸的重要性估计得过火了，叔父决不会相信它的。

于是在叔父又准备出门时，我叫住了他：“如果你从后面念起——”没等我说完，教授就大叫起来，然后从下而上地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全部文件。这些原始的拉丁文可以译成：

从斯奈弗·姚可的陷口下去，7月以前斯加丹利斯的影子会落在这个陷口上，勇敢的勘探者，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我已经到过了。阿恩·萨克奴姗。

叔父像触了电一样跳起来。当他神经安静了之后，让我吃完饭给他打行李，也给我自己打。我吓得全身发抖。到地球中心！多么疯狂的想法啊！我一定要设法让叔父放弃这一可怕的念头。

“难道这件事不可能是故弄玄虚吗？姚可、斯奈弗、斯加丹利斯以及夹在其中的7月都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我的疑问，叔父立刻给了完满的回答：

“姚可是冰河的意思，冰岛纬度很高，那里的火山爆发大部分发生在冰层中，所以这个岛上的火山都叫作姚可。斯奈弗就是一座有名的死火山，它只在1219年喷过一次火，此后它一直是完全熄灭的。至于后两个嘛，斯奈弗有好几个陷口，在将过7月——即6月底的时候，这座山的一个山峰斯加丹利斯的影子正好是落在一个陷口上，那就是通往地心之路。而且对于地心热的问题，地质学家们也没有定论。它的存在与否我们以后会知道。”

我记得当时我被说服了，但后来热情又减了下去。于是我找到女友格劳班，告诉了她叔父的那个疯狂的计划。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是叔父的热情支持者。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有准备出发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火车来到了基尔港。在那儿，我们又换乘爱尔诺拉号汽船开往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的博物馆馆长汤孙先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开往冰岛的商船，一切顺利！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哥本哈根，我曾被叔父强迫登上那里一所教堂的尖顶，然后往下看。事实上，这种令人头晕的练习我重复了五天之久。我自己也想不到，对于这种“居高临下”的艺术，后来我居然取得了

决定性的进步。

6月2日我们乘船前往冰岛。两天后，我们在雷克雅未克以外的法克萨港口抛锚，受到了市长芬孙先生的热情接待。我们住在弗立特利克孙的家里，他在雷克雅未克学校里教自然科学。

晚餐时的谈话是用冰岛语进行的。当好客的弗立特利克孙先生得知我们要去斯奈弗山进行地质考察时，他热情地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向导。

第二天，当我从睡眠中醒来时，我听见叔父正在隔壁房间高谈阔论，我立刻起床连忙也加入他们的谈话。

叔父正在用丹麦话跟一位看来身强力壮的冰岛人谈话。那人举止温柔而沉着，他的性格和叔父大不相同，但彼此却相处得很好。他就是我们的向导汉恩斯·布杰克。

离出发的时间还有48小时，我们开动脑筋带好了路上所需的全部用品：仪器、武器、工具、干粮，还有一个药箱……

16日那天清晨，向导汉恩斯·布杰克带着我们向斯奈弗山脚下的斯丹毕村庄走去。

我们骑着马沿一条靠近海岸的路走着。我们骑在冰岛的小马上迅速前进，经过的村庄实际上已经没有人烟了。到处是一片与周围隔绝了的田野，几所拿木头、泥土和熔岩盖成的农舍。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火山爆发给地面造成的不可思议的可怕形状。

经过几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到达了加丹的奥阿克夹。

当晚，我们在当地的一家茅屋里过了夜。

离开加丹一百米，地的外形开始改变了，它已成为一片沼泽，四周也更荒凉了。

6月19日，我们脚下的熔岩几乎长达一公里，熔岩表面的皱纹好像锚链，到处上升的水蒸气显示了地下的热流。

6月21日，这里的地面显示着离斯奈弗已经不远了，它的花岗石的山

根伸出地面，我们已接近火山的巨大的基地。那就是我们要征服的巨人！

斯丹毕是我们旅程的最后阶段。我们在牧师的家里住了下来。汉恩斯雇了三个冰岛人来代替马搬运我们的东西。

这座火山从1229年就已睡着，是不是说它永远不会再醒了呢？假定它醒来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

面对这个严重的问题，教授把我带入一条通向内部的小径，夹道都是火成岩、玄武岩和其他各种火成物质组成的大岩石。我看见到处都有一行行白气从热流中升起，这正说明了此地火山活动的情形。我吓了一大跳。

“你不用担心火山爆炸。快爆炸时，这些烟会加倍活动，然后全部消失。因为被关住的气体一旦失去压力都从陷口逃走了，而不会利用这些裂口。现在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

这些理由无可辩驳。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牧师的家。

斯奈弗高达五千英尺，从我们的出发点，可以看到它的两个尖峰衬托在灰色的天空里。

我们列成单行前进，要说话简直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面观察，一面想起冰岛的地理史。

这个岛是在一个不太远的时期从水底涌出来的。它最初只是一大片绿石，受中心力的推动而慢慢露出水面。后来内部的岩浆沿岛上的裂缝流出来，使岛的地层大大加厚。漫溢的岩浆冷却后将裂缝封住了，于是内部压力越来越大，里面的岩浆终于有一天冲破地壳而从很多个窟窿中冒出来，形成了火山口。

三小时疲乏的跋涉后，我们开始爬斯奈弗斜坡。那里陡峭而多石。经过一小时的劳动和困难的斗争以后，出乎意料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梯级似的东西，这是火山爆发时奔流的石子形成的。

沿着这条梯形山路，我们有幸躲过了一场可怕的大风。在晚上11点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斯奈弗山顶。

在这海拔五千英尺以上的地方，休息以前还有时间可以看看半夜的太阳在最低点上把它那暗淡的光射到睡着了岛上。

第二天醒来时，我们几乎被风吹僵了，然而叔父还是带着我们来到陷口处。

斯奈弗的陷口是个倒着的空圆锥，开口处直径长约一英里半，我估计它有两千英尺深。我勉强地跟在他们后面走向去往深渊的路。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陷口的底部出现了三条小道。叔父仔细研究了它们的位置，终于在西面的一块木板上找到“阿恩·萨克奴姗”的名字。现在路不成问题了。

三个冰岛人被辞退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等斯加丹利斯的影子。连续几个阴天使叔父暴躁而又无能为力。终于6月28日，天气发生了变化，大量的阳光照耀着陷口的每一个小丘、每一块岩石。

“那儿！往前走！”叔父大叫起来。

真正的旅程开始了，现在每走一步都会碰到困难。

首先，我们要走过那可怕的无底洞——喷烟口。叔父解开一捆长约四百英尺长的绳子，先放下一半，在一块坚硬而突起的熔岩上绕了一圈，然后再挽个扣子放下另外一半。于是我们每人都能抓住这绳子的一半下降，下去约二百英尺时，便放开一半，抓住另一半，扯开扣子把绳子收回来。

就用这种办法，晚上11点时，我们到达了喷烟口底部。我们大约下降了两千八百英尺。

第二天，叔父将路姆考夫电线接在灯丝上，一道很亮的光照穿了坑道的黑暗。在这种人造的光亮中我们又沿着斜坡走下去，确切地说，是滑下去。

滑下的过程中，我看见熔岩壁上一些结晶体在闪闪发光。叔父说：“我们将能见到更好看的東西。”根据温度增加的情况，我算了一下，我们已到了海面以下一万英尺的地方。

翌日，我们来到了坑道尽头，那儿出现了两条既暗又狭的交叉路。究竟走哪一条呢？

叔父指着东面的一条，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走了很长时间，熔岩壁的性质改变了，从那些片麻岩、石灰石和页岩看来，我们是处在老留利亚时期，那里还有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植物和兽皮组成的灰土，这些证据足够了。

“现在我们已面临缺水的危险了，叔父。”

“那么，我们一定要实行配给了，阿克赛。”

岩壁的性质又已发生变化，被一种暗淡无光的東西所代替。我们现在是在煤层里穿行了。

星期六下午6点钟，我们到达了一条左右上下都没有开口的死胡同的尽头。

只好回去，“三天以内回到上次那两条路分岔的地方。”叔父说。

水在往回走的第一天就喝光了。

我们忍受着疲乏和干渴的煎熬终于在7月7日，星期二，到达了两条坑道分岔的地方。

我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叔父将最后一口水给了我。现在我可以说话了。我再一次劝说叔父返回地面，而叔父不为所动。“如果一天以后还找不到水，我起誓一定回到地面上去。”

“好吧！”

我们又开始下降了——这次是从新的坑道下去。现在已是8点钟了，还是没有水。我再一次昏厥过去。

当我醒来时，看见那个冰岛人拿着一盏灯，走掉了。他想做什么呢？

大约一小时后，汉恩斯回来了。他摇醒叔父，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着什么，我立刻猜到了他的意思。“水！水！”我拍着手，像个疯人似的指手画脚。

我们随着汉恩斯向下走去，一小时以后，开始听到了水的轰隆声。汉恩斯将耳朵贴在岩壁上，找出声音最响的地方，然后他举起镐，镇静而缓慢地不断向岩石凿去，劈开了一条大约六英寸阔的小缝。这项工作花了一小时多，终于一阵嘶嘶声音过后，裂口中喷出一股水。

水是滚烫的！但它会冷却下来的。

不久以后，我们尝到了第一口。

第二天我们已经忘记了过去的困苦。这一段的旅程还算顺利，那柔和而又温暖的小溪一直伴着我们。

7月15日，我们已在地下21英里处了，根据叔父的计算我们已平行地走出150英里。再用罗盘和地图的比例测量一下，那么显然我们正在海的下面。

7月18日，我们到达了一个很大的洞窟，叔父决定第二天是休息的日子。

这一天的时间几乎都在计算和谈话中度过。

此后半个月，没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事发生，可就在8月7日，发生了一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

那天，我们已到了地下90英里的地方。下面的斜坡相当缓和。我走在前面，提着一盏路姆考夫灯，检查着花岗石的性质。我正要转身的时候，忽然发现只剩了我一个人。

我想沿着小溪往上走，一定会找到他们的。于是我蹲下身来，想把头伸进小溪洗一下。可是我恐怖地发现，我的脚下并没有水，有的只是干沙土。

我无法描写我的失望，我恐怖地叫喊着叔父，并往回走着。当一道无法越过的岩壁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彻底绝望了。而且我的灯已经摔坏了，四周变得漆黑一片。我发疯似的跑着，直到像死人似的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